

□史林折枝 ■蔡喜鹏

□闽都地名趣谈 ■林山

人烟绣错 舟楫云排

——从考古材料看福州古代的内河治理(上)

话说“亥由村”



汉代铁锚

福州古城地处闽江下游,“派江吻海,山水相依”,历史上城市的发展变化与内河水系的演变息息相关。从汉冶城、晋子城、唐罗城、梁夹城、宋外城再到明清府城,历代的城市建设通过整治和利用水系,进行选址规划、港口营建、防洪防御及水利交通,并完美地实现了人工建筑和山水环境的结合。著名建筑学家吴良镛先生在论述东方城市设计艺术传统时,便援引古代福州城为例,将这种建筑和山水自然结合的空间布局视为“绝妙的城市设计创造”。历代都有水系利用和整治的记录见诸文献,而近三十年来在福州城区的考古,亦发现了不少实物资料,见证了古代福州人在水治理上的经验和智慧。

《福州市城市内河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将城市内河定义为“全流域位于本市中心城区,兼顾排水、防涝、休闲、景观、旅游、文化等功能,并向公众开放的规划城市河道、排水渠道及与之相连的湖体”。由于福州属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,四季雨量充沛,尤以夏季还深受台风天气影响,古代福州建筑内部排水的设计亦极富创造性。因此,本文除河道治理和沟渠建设外,亦将各朝建筑的排水系统纳入到论述之中。

第一次看到宦溪有个村,村名是“亥由”两个字,脑海浮出的是福州方言的“虾油”。心想,这里莫不是生产虾油的专业村?不对啊,这里是山区,不靠海,不像壶江和对岸有“甥舅”之谊的梅花那样滨海,那有几家虾油厂家倒是题中应有之义。

后来了解,亥由村是晋安区宦溪镇下辖的行政村。这个村名很奇特。亥,我们最熟悉的是天干地支中与十二天干相配的地支第十二,用以纪年。如“辛亥革命”的“辛亥”,指1911年。由,理由,由来。亥和由搭配,没有理由啊。于是好奇,询问求教、网上搜索、查找典籍、收集资料,不一而足。然后,由来清晰了。

这个“亥”,可能是简写了的“碣”字。碣是生僻字,读“ai”,音艾。古同“碍”。奇怪了,这碍是什么由来?正好在重修《三坊七巷志》,有个资料似乎回答了这个问题。

清郭柏苍《乌石山志》中说:“四眼碍井,在山麓今怀德坊。井底皆潭石,先时以碣砌井,层累如甃,每甃开两窍,下广上狭。光绪七年,苍得闽山保福寺大殿地,穿漾月池,见古碍井,形圆如甃,每甃两孔。后以洵者不可蹶足,溺者不可拯救,改用石砌,今人误呼为孩儿井。”说因为碍字福州方言谐音,被乡里误传为孩儿井。

郭柏苍是福州人,住乌山上跟红雨楼同名的“红雨山房”。他福州方言自然了得。新疑问来了,碍读“ai”,孩读“hai”,怎么谐音呢。我想,他当时应该用的是“碣”字,来表达福州用以指瓷土烧的陶器,读音为“hai”,这样就与“孩”谐音了。但是可能排版时没有这个“碣”字,就用了其古同义字“碍”。《现代福州八音字典》中有“碣”字,其有两个义项,一是古同“碍”;一是指陶器。

那“由”呢?跟“碣”相关的有个“釉”字。在把泥土烧成陶器的过程中,要历经练泥、制坯、干燥、修坯、施釉、窑烧。其中有上釉的工序。釉之于碣,是性质的转化,从土碣变瓷碣;是颜值的美化,从粗碣到细碣;是气质的雅化,从俗物成可摆设。碣釉,意味着跟制陶有关。村名“碣釉”,那村子跟制陶的关系不同寻常。也许当年乡村登记村名时,图省事,写了“亥”字,又写了“由”字,都省去偏旁。读起来没毛病,写起来更方便。于是,可能本来是“碣釉村”,变成了“亥由村”。

亥由村属宦溪镇。宦溪跟“亥由”还大有关系——古有宦溪窑。

福州宦溪窑、怀安窑,闽清义窑,连江长柄窑、浦口窑、洪塘窑,福清东张窑等都是古代福州的名窑。这些窑口生产的“福州盏”,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出口到世界各地。《侯官乡土志》记载,宦溪“有碗窑古迹,居民约百余户,分何、邓、池等姓”。宦溪窑址在宦溪镇亥由村、板桥村一带,当时号称三十六窑,主要分布在后门山、新厝山、城里坪及附近的几个山头。1956年,修建简易公路时发现古窑址,此后陆续出土有匣钵、垫饼、垫柱、支圈等窑具和各种日用器皿。采集到的标本有碗、壶、钵、罐、瓶、碟、炉、盒、盖、灯盏、托杯等。其中碗最多,印证了《侯官乡土志》的“碗窑”说。釉色以青釉为主,辅以黄釉,有部分白釉,还有少量的黑釉。装饰技法有刻花、印花和划花。纹饰有荷花、菊花、弦纹、划纹、莲花瓣等。器物年代主要为宋代,部分为元代。1983年公布为福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看来,村名亥由,原是碣釉,源是碣窑。

1975年连江县敖江出海口处亦出土有汉初独木舟,系用直径近2米的整棵楠木剝成,舟身残长7.1米,宽1.6米,首宽1.2米,舟深1.2米,首尾略呈方形。《史记》有“越非有城郭邑里也,处溪谷之间,篁竹之中,习于水斗,便于用舟,地深昧而多水险”的记载。《三山志》说,“相传汉时海舶碇于还珠门外(东街口)。”可见当时闽越族“水行而山处,以船为车,以楫为马”,对天然河流和洼地进行改造,在城内建立以内河为网络的发达的水路交通,继而联通海上贸易。

闽越国的宫殿建筑明显效仿中原秦汉建筑形制,多采用夯土台形式。将宫殿建在高大的夯土台之上,不仅可以突出建筑的雄伟和庄严,还可以起到防潮、防洪和防御的作用。为了便于排水,通常需要规划开挖人工沟渠、建设排水设施。省财政厅工地考古发现在夯土台两侧各有一条水沟,宽度分别为6米及4.8米,深1~2米,夯土台基上有一长排极有规律的柱洞,原有建筑与两侧的平行沟渠形成水上亭台的景观。地铁屏山站考古发现在夯土台有两节近东西向的残陶水管,水管相套,残长0.8米、残宽0.3米。宫殿区另建设多处水井汲水,如屏山地铁水井,外径2.35米、内径为0.8~0.95米,底部直径0.5米、深4.3米。井的砌筑可分三层,上层深1.7米,用板瓦片错缝垒砌;中层深1.85米,用六节陶井圈垒砌,井圈内径0.8米、外径0.9米,每节高0.31米;下层为红花土,深0.75米,井壁向下渐收,井壁上有竹编的痕迹。由以上可以看出,汉代闽越国宫殿建设汲水和排水设施时既考虑实用,亦注重美观,

并开始利用水面构造景观。

闽越国灭亡后,《史记东越列传》上有“汉武帝诏军吏皆将其民徙江淮间,东越地遂虚”的记载。根据《后汉书郑弘传》载“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浮海而至”,《宋书州郡志》载“后有逃遁山谷者颇出,自立为冶县”等史料,可以知道当时福州作为一个沿海小县,扮演着海上贸易中转站的角色。匮乏的考古资料同样表明这一时期城市发展和建设处于低潮期。直到西晋设晋安郡建子城,福州城市史才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。

子城亦以山为靠,“璞指其小山阜曰:‘是宜城’”。正德《福州府志》说:“太康三年,(严高)为晋安太守。时初置郡,诏治闽越故城。高顾视险隘不足容众,遂改筑子城。又凿迎仙馆前,连于澳桥,通舟楫之利。城西浚东西二湖,溉田数万亩,至今利之。”可见晋代子城的兴建伴随着对东西湖的疏浚并疏通河道以利通航。

大航桥河位于子城南门外(虎节门大桥,今虎节路及贤南路路口),“晋严高开,舟楫往来,因名大航”,往东为开元寺东直巷,为三国孙吴的典船都尉,《八闽通志》云“主谪徒作船于此”。最后“连于”澳桥(今东街及五四路路口),《三山志》载,“相传无诸时,四面皆江水,此如屋奥,舟楫所赴”。该河道在子城水陆交通地位如此重要,因此在唐元和年间(806~820年)再次疏浚。

据《三山志》的记载和文史专家的考证,子城宽“仅二百二十三步”,历经六朝、隋唐,到了晚唐中和年间(881~885年)得到修拓,城内人口

日繁,海外贸易发达。元和八年(813年),《球场山亭记》描绘说“海夷日窟,风俗时不恒”,“麇闹阗阗,货贸实繁”。是年,刺史裴次元在冶山南麓开辟球场并营造城市山林,“转石而峰峦出,浚坳而池塘见”,作《天泉池》诗题冶山亭台之上:“游鳞息枯池,广之使涵泳。疏凿得蒙泉,澄明睹秦镜。”这是古代福州人利用山水,营造公共园林建筑的开端,冶山古迹为以后历代重要的城市景观。

六朝隋唐时期的遗址中,对河道的治理可分两类,一类是人工河道的开挖,一类是对河岸的加固。屏山地铁站曾发现西晋河道,东西向,残长10米、宽3.7米、残深2.5米,河道由人工开挖山体形成,从其位置在冶山北坡与方志所载子城北界相符,被认为极可能是子城的北护城河。省二建工地六朝河道,河两岸是兴建于汉代并被六朝加以沿用的建筑台基。上部宽5~5.5米,底部宽4.5~5米,深1米,剖面呈梯形。从沟底由西北向东南倾斜看,该河道由西北向东南流,沟的两壁斜直,各打入一排直径约6~10厘米的木桩用以加固河岸。河道当流入临近的屏东河,河东即为西晋严高所凿东湖,唐末筑罗城后屏东河一直作为城壕。

这一时期还发现一些汲水、排水设施。华林横巷发现木制水渠,宽0.72米,残长3.1米,开挖一条宽0.84米,深0.3米的土坑内,坑内平铺两层木板、两侧置夹板,从而形成一个中空的水槽,用以引水。鼓角楼遗址发现南朝砖砌水沟,沟宽0.2米,深0.18米,可看到的部分长2.6米,用单砖砌出沟壁,其上再盖上一层砖。

“汉五年,立无诸为闽越王,王闽中故地,都东冶。”《史记》这段关于福州城的最早记载,就此拉开了这座城市2200多年辉煌篇章的序幕。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表明,秦汉时期福州盆地还处于海湾阶段,境内陆地极少,除了一些小片的孤山、洲屿和浅滩低地外,只有中央的大片半岛及边缘的山前平原,冶城就深受这种地貌的影响,故有“闽在海中”“居大泽中”的说法。

根据考古发现,冶城的宫殿区位于今屏山以南,建在天马山、冶山及云步山诸岭之间,符合《三山志》关于闽越国故城在“府治北二百五步”、“此山(将军山,即冶山)西北”的记载。诸岭之间水网密布,分布着大量的沟渠、水塘、水沟等,可以知道当时冶城宫殿区内河溪纵横。《管子》说,“凡立国都,非于大山之下,必于广川之上。高毋近旱而水用足,下毋近水而沟防省。”“圣人之处国者,必于不倾之地,而择地形之肥饶者。乡山,左右经水若泽。”冶城因山就势、靠近水源的选址方式是极为符合古人的这种建城思想的。

明初王恭所作的《粤城怀古》道:“无诸建国古蛮州,城下长江水漫流”。屏山地铁发现的冶城内河,南北开口宽约17米、深1.22~1.55米,底宽约13米,东西均未发现边界,推测呈东西走向,西端可能通到今西湖一带。该水沟还出土了汉代铁锚,重达65斤,通长51厘米、通宽52厘米,锚身由方形锚柱和4个锚齿及系绳圆孔组成。